

清代
筆記
叢刊

重論文齋筆錄

王端履著

中

新編 日本書紀

卷之六

七

重論文齋筆錄卷五

清 蕭山王端履輯

先南陔師。與先陳宇風師。應坡同年入泮。交誼最篤。南陔師將入都。即代延陳師來授。端履之讀。師襟懷坦白。讀書而外。幾至不辨菽麥。作為文章。淳厚樸實。尤喜吟詠。遇一邱一壑。即徘徊憑眺。不忍捨去。然屢躋秋闈。頗有牢騷不平之意。歿後無子。遺稿散失。今僅從浙江詩課中錄得數首。未足盡師之能事也。焚香夜坐。愛坐何知。夜色闌。況於滿屋嗅旃檀。細從寶鴨參差出。獨對銀屏爛漫看。遠漏漸沈。花影重。尖風輕側。剪刀寒。添衣檢點。春宵課。幽韻清香繞畫欄。畫櫓。畫鷁。搖柔櫓。春江送遠。人。水肥。青半蘊。山瘦。碧微皺。喚渡名桃葉。迎風漾麴塵。絕勝攤晚飯。枕上聽頻頻。烏翁。樣製烏頭小。編成翁葉工。春湖紅雨裏。秋浦白雲中。開為安茶竈。推應捲釣筒。翻疑牛背穩。麥隴過薰風。布帆。白布聯成幅。當風類馬馳。不知春雨重。但見遠山移。送客隨湘轉。拖煙入畫宜。東西二百里。欲速更何之。

予撰族祖履旋公五世神像贊云。族弟始然。合繪其十一世祖履旋公。至其父蔭堂公。五代神像。並列本生曾祖宣美公。於第三代之右。同案享祀。不忘本也。謹案家譜。

吾族自定二公。由邑桃源鄉遷居蘇潭。閱九傳。至德十五公。生四子。惠六公。惠九公。惠十公。惠十一公。瑞履祖惠六公。始然祖。惠十公。支分派別。親已盡矣。惠十公有子五人。履旋公為嫡長。諱元吉。配陳孺人。子沛園公。諱垓。是為始然之高祖。配傅孺人。繼配傅孺人。側室郊孺人。生五子。次榮山公。諱應揚。是為始然之曾祖。配張孺人。繼配來孺人。無子。以親弟宣美公子企泉公為後。宣美公諱鏗。始然本生曾祖也。配吳孺人。企泉公諱一蜚。始然祖也。配陳孺人。企泉公生四子。長蔭堂公。諱某。始然父也。配曹孺人。吾族子姓蕃衍。家譜垂八十年。因循未輯。故自乾隆二十年以後。服屬之遠近。昭穆之倫次。無從究其顛末。或兄也。而以弟呼之。或親也。而以疎目之。嗚呼。上治下治。旁治之法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煩矣。始然乞瑞履為贊。因詳述其世系。俾後世有所考見焉。贊曰。惟我祖宗。忠厚積累。子子孫孫。永錫爾類。歷十一傳。至履旋公。保世滋大。年耆德豐。善積於躬。澤流後裔。惟沛園公。繼承弗替。嗣榮山公。瓜瓞未綿。兄弟之子。克紹其傳。教誨式穀。以似以續。惟企泉公。同氣攸屬。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慎乃儉德。適觀厥成。至蔭堂公。率由前列。業廣惟勤。咸正無缺。五世其昌。俎豆一堂。愾聞饒見。春露秋霜。在後之人。聰聽彝訓。孝弟力田。光照令聞。展圖肅拜。

尚有典型。垂諸奕禩。永妥先靈。

論語。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朱注。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蓋本子夏之言。而推闡其義。其曰孔子者。託辭也。又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傾蓋而語。顧子路曰。由。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夫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解后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外傳引此二句。以證解后相遇。適我願兮之旨。皆出於託辭。錢獻之。站以為是夫子之言。而子夏述之。恐未必然也。

輓壽聯。以數語包括一生。最難措手。梁晉竹孝廉

紹士

記其叔曾祖山舟學士所撰

諸聯。皆吐屬天然。渾灝流轉。載在其所著兩般秋雨盦隨筆中。先君少年。亦工此作。晚更削膚存液。如輓何葭汀孝廉云。一個弱鳥。我輩存而此人死。九原往矣。言有盡而意無窮。

末一句。係孝廉與先君永訣之言。

徐古棣觀察云。老淚難乾。四海論交。無如我早。壯心未

已。五河濟運猶望公來。

徐官山東運河道故云。

陳北坪學博云。相見無幾。集霰心驚。最憶琴樽

里社。戲言成讖。過車腹痛。難忘俎豆宮牆。

陳修葺學宮。例入報功祠。

汪龍莊大令云。有德行。有文

學。有政事才。可傳於後。為孝子。為循吏。為鄉先生。不朽者名。端履幼承庭訓。亦有一

二聯。尚覺愜心。亦錄於後。輓餘姚翁鳳西年丈云。召伯憇棠。叔孫綿叢。如古君子。陽

明敵愾。梨洲講學。繼鄉先生。

翁以雲南藩司入為太常少卿。又汪蘇潭吏部云。見面

在迤南道任內得軍功賞花翎。

曾相識。前事都忘。到死只可憐二字。傷心竟不言。寸衷如結。平生有知己幾人。家陰

三姪孫云。風雲千里。竟喪名駒。尤痛無兒同伯道。辛苦半生。忽遭磨蝎。尚憐有女似

中郎。魯東山光祿云。君是神仙。讀書樓空。揮手今朝長跨鶴。世無廖賴。撼龍經奧。關

心。何地問眠牛。

魯喜蓄古畫。又精堪輿。

湯益齋典簿云。握手纔分。扶病登輿。詎意長辭成永訣。壯

心未已。望潮射弩。尚勞江上籲平安。

是日北海塘開工。湯尚偕往祀神。

又有為友人代擬者。輓徐古

樸觀察云。治河方畧歸田錄。從政遺規善俗書。為某輓其子云。執手憶無窮。弱女牽

衣。嬌兒繞榻。傷心言尚在。無父何怙。有母尸饗。惟輓陶思和封翁。擬一出聯云。駒隙

彌留。惜到分陰。猶運甓。竟不成對而止。

壽聯未免稍涉諛辭。故止不錄。

余兩度入都。每讀旗亭畫壁。大率潦草塗鴉。不堪寓目。僅記有抱琴人。比亂雲多。一

句頗肖一路旅店光景。因續成四律云。抱琴人比亂雲多。纔卸征鞍喚奈何。愧乏金錢見西子。差無綺夢續南柯。茶蘼架外花含露。豔蔻梢頭月上波。一種閒情誰領取。橋霜店月久消磨。抱琴人比亂雲多。楚楚衣裳髻挽螺。花發紅塵名玉樹。水流碧落隔銀河。輪蹄舊夢縈齊魯。松柏前緣施云。萬籬獨有天孫伴。明月七襄雲錦夜投梭。抱琴人比亂雲多。夜靜雲消出絳河。野店殘燈隨夢息。荒村寒柝點更譌。虛車那得人投轄。塵網空勞鳥避羅。如此風波行不得。鷓鴣枉自叫哥哥。抱琴人比亂雲多。銀燭銷殘半夜過。吾越讀過如孤一更盡則謂之一更過。推之五更皆然。半夜盡則謂之半夜過。絲盡紅蠶猶宛轉。書殘白蠹尚摩挲。鏡中髣髴顏如玉。塘外分明露溢荷。老去夢游游亦夢。少時事業悔蹉跎。制藝代聖賢立言。必須體會聖賢語氣。方可下筆。嘗見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節題文莫不將季文子痛加貶斥。不知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文子歷相魯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清風儉德。見稱大國。而可妄肆譏評乎。然而孔子之言何也。曰此美文子也。孔子意謂後人心思才力。斷不能如文子之深謀遠慮。設思而能至再。庶幾亦得。斯可矣。三字與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語氣一例。不可歧而二之也。

又制藝於詩三百章。貪發思無邪一句之義。而於上二句全未體會。不知此章是論詩。不是論思。其著重全在一言以蔽句。朱注其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正是闡發蔽字實義。兩其字指詩三百言。思無邪句不過借作指點。自來作者沿訛。至今竟似此章專是論思。非論詩矣。

唐宋以來無題諸作。皆別有所託。至朱竹垞彝尊風懷百韻。則僅付諸冶游矣。因戲倣其體作三律云。柳黯花愁一片春。春來無主最傷神。隔牆消息通紅杏。似水光陰轉綠蘋。月影照來終覺淡。風聲傳到恐非真。憐他不及西飛燕。金屋年年點絳唇。亂頭粗服卧滄江。靜掩柴門不吠厖。歷亂寒鴉棲古木。飛騰野馬度紗窗。殘星作意橫銀漢。流水無情繞石矼。一夜西風人擾擾。胸矛難仗酒兵降。衣衫時樣稱身寬。翠袖輕籠暮倚欄。蟋蟀聲中秋雨急。芙蓉花外淥波寒。低傳玉漏風催箭。高擢金莖露溢盤。東閣才華何水部。錯將定力誦儒冠。

或問於予曰。律詩凡二首或四首。子獨三首何也。余曰。古人作詩並非漫爾吟咏。寔皆被諸管絃。故或多或少。皆不可以按譜。李青蓮清平調。祇有三絕。李義山師其意。無題詩亦止三律。近有作四首者。乃後人合併也。

辛丑立冬。寒雨連夕。後用前無題韻作三律云。悲因秋氣恨因春。宛轉流光最困人。
易闕易圓天上月。忽開忽合水中蘋。花前消息原無定。夢裏情懷恐未真。我欲醉眠
偏獨醒。一樽難得酒沾脣。楊柳如煙綠滿江。花陰客到吠村戾。兩三點雨侵苔徑。十
二迴欄繞綺窗。靜掩重門通別戶。偶支一木駕徒杠。封侯夫婿知誰是。聽客談兵意
未降。十畝桑陰地太寬。竹籬盡處露紅欄。假山石本玲瓏疊。小屋風偏料峭寒。但聽
雞鳴知早晚。何曾狼籍有杯盤。渾忘憔悴無顏色。翻笑他人戴鶻冠。

陸文恭公與韓仙霞

城

同領乾隆戊申鄉薦。韓每會試入都。則寓居旅店。而日食於

公第。公極敬禮之。曰。此吾老同年也。一日語韓曰。君何不憚煩。乃爾。吾空屋甚多。任
君移居可耳。韓屈指計曰。尚有某某數處。可以傳食。至某日則徧嘗矣。公雖不言。吾

亦當來相就耳。又一日公治具宴客。韓亦與焉。庖人以鵝蛋進。公舉箸讓客食。韓曰。

公無然。吾已悉數之矣。主客共有八人。而鵝蛋止七。計客每人各食一枚。而主人無

與焉。乃以箸挈其一。曰。吾之所得止於此矣。坐客咸失色。逡巡不敢下箸。公乃一一

親送之。

韓老境貧困。詎諸潦倒。然極有識見。終不移寓公邸。余問其故。曰。此平泉應

酬世故之言耳。官宅可寓居耶。一則關防嚴肅。不能任意出入。二則早晚兩
餐。必須按時靜候。三則茶湯燈火。呼喚無人。照應。四則來往賓客。門丁絕不與通。五
則歲時犒賞。不能絲毫減省。六則隨例盤飧。不得自行添菜。七則大小生日。按人要

派分金八則主人宴客必須及早迴避九則衣衫垢污無人為之澣濯十則主人入室必須衣冠相見吾性落拓其能堪此束縛否耶

陳讓園

人

嘉慶癸酉科舉人後官嘉善學訓導

與文恭公兒女姻親甲戌會試偕余同寓旅邸公就見

曰有女在京而身居客店人其謂我何乃命車強載其行李而去陳不得已從之後數

日余往候之陳頻顙曰不可一朝居也吾靜坐此室足不能出戶外不見天日者已

數朝矣尤難處者己之家人耳蓋家人與其家人同食每人每日支鹽菜銀一分賬

房折給止大錢七文耳故廚房公饌惟菜腐一盂餘皆其家人所自備也平泉屢任

學差僮僕類皆奢侈驕悍飲酒食肉旁若無人吾家人止許餐其常饌彼自備珍羞

不得妄下一箸又一言不合即加譏誚斥為寄食吾家人屢向余垂涕然此等細故

豈可令平泉知也

讓園又曰吾與平泉同食常饌而外例有添菜然命之食則可食不命之食則不可食所最難者命之食而不食則又為違式耳

嘉慶甲戌入都有一僕求余附載余曰吾今歲與人合車主僕已四人矣復從何處

位置汝乎乃大哭曰小人若能到京則不憂凍餒矣後隨同邑盛蘆汀前輩

唐官給事後

中時尚為編修

進京時余已乞假將出都矣又求余附載回籍余曰汝前言到京不憂凍餒

今又欲南旋何故復大哭曰小人已三月不知肉味矣余大笑曰汝欲跟京官則肉

味二字先當置之高閣吾家人已半載不知矣尊管如此煩惱何不靜赴峨眉修鍊

侯功夫到三年不知肉味地步。自然此心無罣礙耳。一日向陸文恭公言之。公曰。斯人也。吾知之矣。吾前往拜盧汀。彼已接吾名片。復回問吾尊姓。僕從無不匿笑。吾漫應之曰。汝但以此通報。想汝主人當識字也。吾與盧汀同鄉。本可相忘形迹。但被旁觀竊笑。未免轉為抱愧耳。

先君年少時。質羸弱。晚歲加意靜攝。貌轉豐腴。徐古梅觀察。軀幹壯偉。罷官後賂項甚多。憂形於色。年甫六旬。皤然一老翁矣。一日與先君同坐。笑語人曰。汝輩亦知吾二人所以豐悴之故乎。蓋做官與不做官之分也。端履甲戌座師為錢唐章文恪公。與公久任封圻。規矩嚴肅。見門生如見屬吏。咸惴惴懼失儀。後予告回籍。端履拜謁里第。則一見歡然。如家人父子。跟僕大駭曰。中堂何前倨而後恭也。余笑曰。此亦做官之別耳。

向來浙江廣東鄉試首題。例不出大學。以為犯之。非貢院被火。即主司有譴責。亦不盡然。嘉慶戊午。廣東首題為此之謂絜矩之道句。主司為吳公。烜。後官。趙公。良壽。嘉慶丁卯。廣東首題為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主司為花公。杰。何公。凌漢。花後官。至尚是兩科主司皆終身未嘗得罪。即貢院亦不聞被災也。惟浙江則至今尚無出

大學題者。

端履案。浙江自雍正紀元以後。未嘗以大學命題。雍正以前則屢有之。康熙癸卯科。生財有大道一節。士子科如切如磋者六句。庚午科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一句。即康熙丁卯科廣東亦以民之所好好之二句為題。不知此等議論。起於何時。

百文敏公。齡有感懷詩四首。一時膾炙人口。云淮南雲沈月上遲。夜寒獨坐夢醒時。霜欺短髻愁低首。花放長檠笑展眉。棋局定能清黑白。蛙聲那復問公私。路人萬口驚相告。鼠穴牛車事亦奇。狂花滿眼鬧沈暈。說鬼譚禪異所聞。鏡裏無形難覓影。峰頭有石易生雲。服轅老馬愁前路。鍛羽秋鴻感舊群。箕斗插檐天尺五。自扶筇杖看星文。膠漆雷陳託舊盟。相逢一笑素心傾。平生自詡汪汪度。宇宙曾垂矯矯名。海市幻成樓有象。并刀剪處水無聲。著書辨謗渾多事。付與千秋月旦評。嬾從龜策問行藏。尺短何能較寸長。只恐身名終碌碌。空令歲月去堂堂。忘家渾作離塵想。多病難尋辟穀方。昨夢游仙心境朗。五雲樓閣氣蒼茫。蓋因以事奏參河督陳鳳翔。一時不無物議。公亦深悔之也。

詩周頌。烈文篇末多一韻。天作篇末少一韻。仁和范介茲景福云。移嗚呼前王不忘。

六字。於子孫保之之下。則兩篇皆叶韻矣。二詩相連。蓋誤簡也。說其精確。

介茲湛深經術。尤精天文律算之學。其三侯見鵠說諸篇。阮相國師錄入詁經精舍文集。端履素昧斯術。不敢妄贊一辭也。

論語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朱注。異非常也。

詩小雅正月篇正義引洪

曾

乃也。

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此子

為有也。

孟子滕文公篇將為

之是也。

詩小雅蓼莪篇欲報之德

箋之猶是也。

言吾以子有非常是問。乃由與求是問也。

端履案孔注則此二人之問訓曾

為則義似未安。又異字與由求對。當指非常之人而言。故下文先論大臣之誼。而後及由求。言大臣當以非常之人任之。而乃以由求當之。故斥之也。

蓬山風引。固屬方士荒誕不經。即張騫河源之論。亦是飾辭欺漢武也。故余有詩云。片石支機重若何。黃河終古隔銀河。果然識得天孫面。何不輕攜織女梭。或曰。既云天孫。又稱織女。非重複耶。余曰。織女宮中豈止一天孫乎。天孫不過管領織女之事耳。或曰。子何從知之。余笑曰。煩君為問張騫。彼何從見之也。

嘉慶甲戌。端履在京。向陸文恭公言。旅邸臭蟲作孽。夜不能安寢。公曰。子如此。即不耐煩耶。余按試涼州。界連邊境。故使車所至。騎從森嚴。後擁前呼。旌旗雜遝。每至人

煙稠密之處則見如黑毡一塊當輿而墮視之四散皆臭蟲也入試署後命掃除淨盡設榻於室之中央并命家僮納帳之四面於席下然後睡初宵頗覺安穩四鼓即起點名第二夜即枕隍不安至第三宵則血流偏體矣聽轅門甫傳初更漏盡也憲轅門點漏傳至二更則放炮一聲俗謂之盡更炮又天明放炮一聲則謂之起更炮陝甘文風向推武威第一余嘗曰武威臭蟲第一文風次之

貴州龍泉

係貴州者以浙江江西皆有龍泉縣故也

盧石甫先生

名光瑤乾隆丁酉拔貢稱先生者以與先君交好故也

兩任吾邑

先生於嘉慶壬戌來署縣事阮芸臺師即行題陞送部引忠信慈惠不事文飾與先見後乞養回籍後養親事畢部令仍赴浙江坐補原缺

君交最篤

阮相國師初任吾浙巡撫時公尚為縣丞師極賞之命充巡捕官奏擢知縣

以老病乞休卸篆之日即已斷炊

寓居蕭寺貧不能歸

後同人酬金贈行方得歸里

公處之泰然日賦詩以自消遣先君集中有依

韻答盧石甫明府二律皆公再任時倡和之作也敬錄於左

迎來竹馬又三年愛

景薰風話果然抱牘人稀淳近古放衙吏散冷如禪劉公棠希思周甲

乾隆壬午安順劉公來宰

蕭山政績卓然

楊尹坊崇仰昔賢

治東遺愛坊為宋楊文靖公建

珍重瑤華耀蓬華新詩合與口碑

傳政成畏墨大穰年懿戒歲猶視欷然過眼喚醒蕉鹿夢當頭喝破野狐禪

頃間縱談往事

意有相期晚節堅清白獨抱初心向聖賢此日因公曾至室他時附驥或同傳

皆賦自貴州。後十年買漆人歸。盧再任吾邑時。年已老矣。故舊漸稀。新交太濫。遂致云。先生尚無恙。公子已入津矣。

為所牽制。先生憤悶。形於辭色。然無可如何也。端履以二絕規之云。此行借寇自何

人。山水原非舊日春。箬笠蓑衫誰似我。湘湖深處獨垂綸。新人定與故人殊。用朱竹

句。金屋裝需論斛珠。記否吳山聯袂日。一輪明月浸西湖。公寓省垣日。曾與端履秋夜登吳山。看西湖月色。

先生得詩。亦不甚省。恭讀先君子次律。已情見乎辭矣。

去任官不宜再蒞舊治。阮相國師重撫吾浙。清操勁節。始終一轍。卒致被議罷官。錢

唐黃鐵年起再司吾邑學鐸。人間亦嘖有煩言。余寄以四絕云。劉阮重來事已非。天

台惟見亂鶯飛。日長飽喫胡麻飯。切莫無端叩玉扉。前身本是少微星。手種垂楊色

尚青。仙骨珊珊衣一品。閉門無事誦黃庭。庭前桃李已摧殘。尚剩當年首宿盤。畢竟

菜根滋味好。但將芹藻勸加餐。彈罷瑤琴讀罷書。長吟抱膝意何如。一池春水煙波

闊。且憩桑陰靜釣魚。蓋諷之也。鐵年學長生訣。按摩運氣時。萌妄想。故余贈詩亦雜

以仙語。

鐵年原名精於天文推步及九章算術。能自製寒暑表。不差累黍。余素不諳其學。故

未嘗與談也。生平著述甚多。今恐亦散失矣。余所存者。僅伊應試時經解一條。為錄

存之。問保氏九數終於句股。磬人句倨即銳鈍。設股四十二。弦六十。得句幾何。設銳角四十二。弦六十。得句幾何。對曰。句股之名。見於周髀算經。廣者為句。修者為股。句股兩端之斜綫為徑。隅徑隅亦謂之弦。銳鈍者。幾何原本云。凡角大於直角為鈍角。小於直角為銳角。句股無鈍角。合兩句股為三角形。斯銳鈍所由名也。句股弦互求。皆以開方得之。弦方內有股方。有句方。如設股四十二。弦六十。求句幾何。則以弦數乘之。為三千六百。以股乘之。為一千七百六十四。而於弦自乘內。減股自乘之積。其餘一千八百三十六。為句自乘之積。以開方法開之。得方邊四十二。又八十五之七十二。為句數。又法。股弦相併。得一百零二。股弦相減。得十八。以兩數相乘。開方。亦得句數如前。又法。以長濶相和法求之。得數亦同。設銳角四十二。弦六十。則得數又不同。蓋角之數在對弧。與句股異。今有角度有弦求句。此即八線求他形之術。法以半徑比所設角餘弦。若弦與句。以半徑為一率。所設角四十二餘弦為二率。所設弦六十為三率。二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所求句數四四五八八六八八。即四率。蓋句股皆直線所成。其求之也易。角度則度在弧背。為曲線。曲直無相通之率。自西人用中比例推得八線之法。以列為表。而得一線。即可以求餘線。可以因角求邊。可以因

邊求角。可以八線求他形。亦可以他形求八線。即古人割圓弧矢之法。而益精之者也。
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詩文王正義引五經異義。卿得世不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
權并一姓。妨塞賢路。事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
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
有官祿。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論語曰。
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
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是許叔重引論語以證周之世祿。端履案。此言興滅
繼絕。當指反商政而言。國殷之國。世殷之世。似與周世祿不合。白虎通王者受命而
興繼絕世何以為先
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
之功故復立之此泛言受命之王不過借論語以證其義非專指商周而言

或謂余曰。宋人刻書。每行字數如其行數。如每葉二十行。則每行各二十字。每葉二
十二行。則每行各二十二字。此亦不盡然。如錢竹汀日記鈔所載。宋板儀禮注。每葉
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漢書。每葉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司馬溫公集。每
葉二十四行。行二十十字。宋刻史記。每葉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又一本每葉十八行。